

3079
TWC 3064/4141.1

4

遐

域

瑣

設

四

20877



邊城瑣談

卷四

目錄

哈薩克

布魯特傳

安集延

博羅爾

鄂羅斯傳

控噶爾

遐域瑣談 卷四

目錄

哈薩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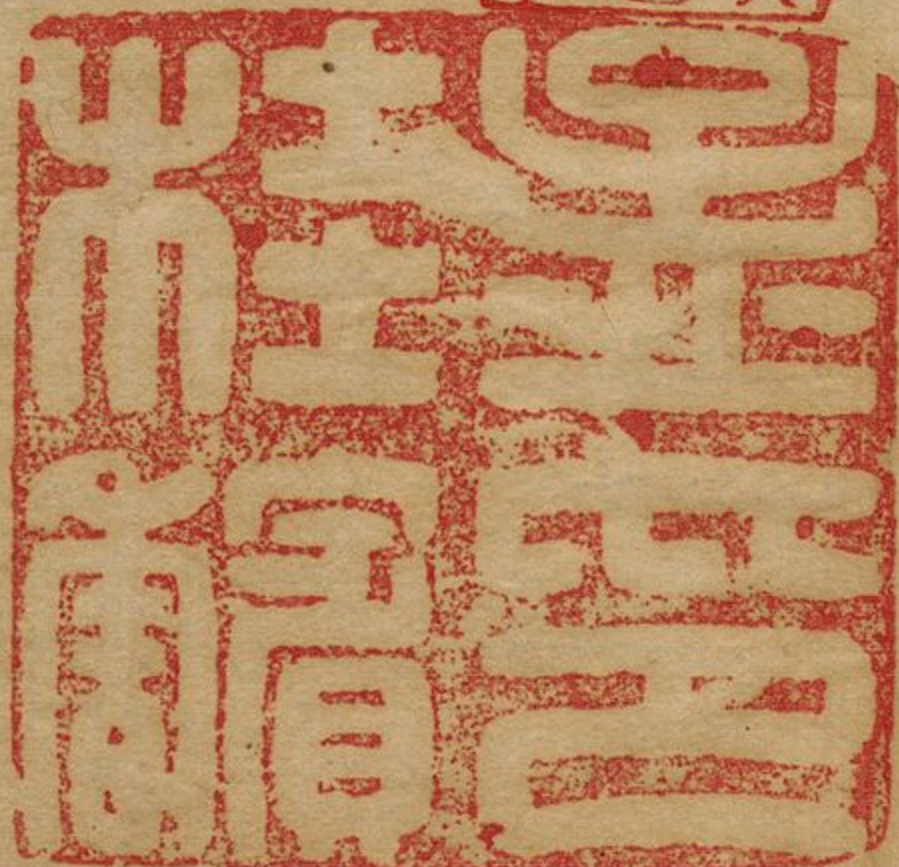
布魯特傳

安集延

博羅爾

鄂羅斯傳

控噶爾



克食米爾

溫都斯坦 出獅子

音底 敬牛

巴打克山

退木爾沙

教罕 人雜

郭酣 人畜小

退擺特

塞克

沙関記

轄里薩普薩有高墩

哈喇替良

布哈拉

絕域諸國

合蘇克西... 一六國... 曰... 大... 二十

合蘇克

哈薩克

哈薩克西域之一大國也或曰即古之大宛乾隆二十一年大兵進剿入其巢穴其王阿布賴面降歸服王化受爵奉正朔土宇民人盡入版圖其地無城郭屋宇之定居無農桑五穀之種植遊牧為業分布散處無部落村聚地平岡漫嶺草生被野綠葉白根四五寸許牲畜食之易於肥稱其君長曰比凡相呼皆以名今其王名阿布賴其人皆呼之曰阿布賴比也幅

頓遼濶人戶殷繁多牲畜富者牛馬以萬計羊無筭娶妻數人列布而居谷踞牧場其夫以時適至即貧者亦牛馬數百羊數千無困苦乏食之人生子十六歲輒出外予以牲畜使自為紀理宴會以牛馬駝羊為饌馬湏為酒器用木盤木碗木勺富者銅錫為之以衣多為華美暑月宴會亦服八九龍衣喜中國之瓷茶雜色梭布及片金倭緞之屬得之寶貴紬緞絲綾亦不知愛重無刑罰紀律不甚聽其王之號令如其

惡則衆議罰之、罪小罰以牲畜、大惡則殺之、分其畜
產亦不閔白其王、凡遇外海征討其王與衆約會計
議而後行、不願者不能強其必行、歲有應納中國之
馬牛百取一、羊千取一、伊犁將軍遣官入其國徵收、
其王及頭目人等、將恐而徵之於衆、初不解貢稅
大義、以天生水草、天產牲畜、我等自為經營、自古無
納貢之說、經其王曉以禮義而欣然從矣、年例從無
缺額、風俗與回子相似、而不知禮拜、諷經、間有食猪

者、貴男賤女、婚嫁男女以歌互調、相悅者成偶、有似
蠻人跳月、哈薩克兩種皆回子、其一為阿布拉比及
其弟阿布拉必斯、阿布拉班必、並各台吉所屬、與內
地之伊犁、捷拉巴哈台地界相連、臣服中國、每歲驅
其牲畜來、易換綢緞而去、其西北界之哈薩克、未通
中國人戶尤強盛、

椿園氏曰、漢貳師將軍李廣利、將數萬衆出燉煌萬
里、殺宛王、取汗血之馬三十餘匹、身膺侯封、當時之

神其說者有龍種之號天馬之稱哈薩克地固產馬
通國所有萬不能紀其說然雖高大而亦率多鈍
弱調良俊快者千不能得一烏賭所謂汗血之馬乎
地寬草肥宜於遊牧亦以家給人足牲畜遍野然近
安集延布魯特時相攻奪弱者之肉強者食之矣

標劫而去然葉爾羌喀什噶爾駐劄之辦事大臣傳
諭查究其比亦將所奪之馬匹貨物一一送還布魯
特各皆歲進人至烏什與叅贊大臣請安進

大皇帝馬匹者絡繹不絕乾隆二十三年大兵征討霍集
占其附近喀什噶爾之布魯特比阿齊穆震驚

天威帶領管下人戶截攔霍集占與之打仗有功
上嘉悅加阿齊穆為散秩大臣授職塔什伯克回城之阿
奇木伯克其餘頭目項翎有差令其十九愛曼人戶

雜處於葉爾羌喀什噶爾烏什之深山密林中安居
遊牧其歲所納之錢米賦稅向隸喀什噶爾阿奇木
伯克公噶達墨特徵收轉行交納三十九年散秩大
臣布魯特與比阿齊穆與噶達墨特不和阿齊穆具
呈烏什叅贊大臣以回子布魯特均係
大皇帝奴僕交納賦稅理之當然奈何使回子噶達墨特
收我等錢米嗣後遇交錢米之時我等自向喀什噶
爾餉局交納等語從之

椿園氏曰富則幅淫窮則攘攫西域之陋習其大較
然也布魯特地不沃肥少農桑之利山多磽确之遊
牧之資貧則盜之則習於強梁然勢分無所統亦不
能為隣境之害而濶其土宇其伎倆則有然

安集延

安集延回子一部落也其汗額得訥最為表著額得
訥死其弟納拉帕塔繼立為汗統領四城最大者曰
豪三萬餘戶為其汗之巢穴次日瑪拉噶朗二萬

有餘戶次日奈曼萬餘戶最小之城曰安集延千餘
戶而四城各有頭目管轄其人皆其汗之阿拉巴圖
奉其教令乾隆二十三年以後與中國通歸入
王化地在喀什噶爾西布魯特邊境之外有屋宇田園
村堡城市人穀食以穀為酒耕種白米二麥棉豆穀
糜菓園圃皆盛葡萄桑杏蘋婆梅梨石榴木瓜之屬
皆產於其地而多桃數千百顆成林紅白數種新奇
茂密牧放牛馬駝羊畜雕圍獵無髮羴不食豬肉皆

於喀什噶爾回子同語言亦可以相通惟衣圓領窄
袖開廠前襟帽無尖翅短方上平耳其率善居積權
子母載貨遍遊入鄂羅斯則載其噶拉明鏡玻璃器
及各種皮張入克食米爾溫都斯坦則載其金銀絲
緞玉器駝絨新巧器物入回疆則載其綢緞布疋瓷
茶藥材累歲經年奔走道途冒雪霜犯危險與各處
通有無而於其中析毫別厘漁利自肥西北各國及
新闢回疆皆有其人久居營運其四城回子皆然而

至外藩內地皆呼之為安集延回子亦猶回疆各城
至外藩各國皆呼之為喀什噶爾回子也
椿園氏曰安集延克食米爾皆西域商賈之鄉安集延
尤與回疆隣近其人之往來者尤多而儉嗇褊急尤
甚然寄跡回疆皆惟恐其去去則其地財貨不能流
通而回人大有不便者矣

博羅爾

博羅爾西域之一種也在葉爾羌西以築屋而居有
村落烟戶不禮拜不把齋不通回書回語飲食所無
忌絕非回子種類惟衣帽與安集延回子相彷彿耳
其人深目高鼻繞喙多鬚男女無別最無人倫兄弟
四五人共娶一妻以次歇宿而懸其勒於門外見則
必弗入生子女亦以次分認無兄弟與戚里夥之
次以齒地多嫌鹵沙磧可耕者稀人貧苦乏衣食歲

收不遇麥禾一半畝而已多桑取甚曝干為糧及山
羊之乳藉以糊口以馬漚為酒不可多得稱其君長
曰比其次頭目名色不一於下人為賦稅凡生子女
六七人納於上者三生四五人納於上者二生二三
人納於上者一其王及頭目所取之多寡以次所收
取子女皆鬻於溫都斯坦哈薩克安集延及新闢回
疆等處為奴值頗昂每口五六十金或八九十金其
比及其頭目收其值以自利然性怯懦往往為布魯

特沙關記擄掠人口鬻於各處悉不能較

椿園氏曰雖飢饉灾寢之餘回子無典鬻男女之事
以故大戶回人奴僕甚稀所有者博羅爾子女耳近
年以來土爾扈特亦賣與回子為奴而攫竊逋亡不
旋踵而去者比比然矣

其人深目高鼻睛正碧鬚髮亦黃男女皆畜髮男髮
頻以膠水刷之使之曲卷女梳髮為高髻男衣縛身
遍體釦繞女衣衫裙領袖皆似漢裝但不纏脚耳無
褻衣裙長而兩襲以銀為錢鑄文肖其漢之面重
七錢餘謂之阿爾斯朗以洋算成歲分至啟閉建閏
薄蝕纖秒無差好樓居有四五上者樑壁頂柱皆用
木密灌灰油不斃瓦甃而鏤金雕粉開窻四達飾以
各色玻璃或壘金銀銅絲以隔蔽之次亦用其國之

田及紙率皆璀璨可觀架木極多火禁最嚴一有不
虞万家灰燼室中皆柯杌床几不習盤膝跣坐男女
日必沐浴以示潔見人則接吻為禮嗜佳茗然必齧
糖而飲之食以麥麩為常魚為上饌猪次之大苗為
佳品人酷喜食之穀米則充牲畜棧豆而已都城
閭廓圍數十里官制有文武皆懸刀為佩刀柄有金
玉銀銅鉄錫之區別官階等差視其刀柄而知五金
為上銀次之銅鉄錫為下文司簿書期會武操戰陳

兵戈各守其職防廵設卡傳命安台其人皆耕田納
稅以貢其上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為兵各
營自十六歲入營撥給馬匹器械即不准歸家終身
不娶住居營堡日操技藝遇有爭鬪隨其將領而去
歸仍還其本營月支阿爾斯餉錢一文糧一石以資
養贍年逾五旬放出听其自便刑罰極嚴男女犯姦
殺人不論謀故鬪誤以及出邊私入別國者槩以斧
剝殺之其國高山大河所在有皆地之嫌鹵肥沃雜

錯不齊土產白糖冰糖紙茶噶拉明鏡玻璃黑貂元
狐捨猓獾銀灰鼠海龍水獺各種皮張糧菓材用悉
備但特之金銀鄂羅斯本控噶爾屬國稱臣納幣歲
以為常乾隆二十年後鄂羅斯自恃其強不稱臣歲
缺貢獻凡七年控噶爾未經責問而鄂羅斯之察漢
漢轄發兵侵擾其境於是兩國交爭數年之久鄂羅
斯士卒累經大敗傷斬二十餘萬力不能支仍復稱
臣求和計於常幣之外歲納童男五百名童女五百

名控噶尔始罷其軍然鄂羅斯之俗最重君臣之義
其漢雖無道之極無人議其是非自古無叛逆篡奪
之人一姓相傳殆數千年矣

椿園氏曰鄂羅斯亦邊外之一大國也然地境長而
狹無鞏然環之勢且界於中國控噶尔之間以故不
能自立去中國遠無軍事頻仍於控噶尔密迤隣疆
遂乃為其所屬乾隆二十年後其察漢自恃強盛
稱臣納幣在所不甘因而兩國交爭聞之控噶尔東

西疊駕虛實聲擊鄂羅斯境地瓜剖豆分往來救援
士卒大壞然後控噶尔大眾出境圍其國都鄂羅斯
數千年相傳之統幾至夷滅則不知度量不察形勢
之所致也然其愛國忠君之義親上死長之風君子
因有多之者也

控噶爾

控噶爾回子最大之一國也地在鄂羅斯北幅帽極廣包鄂羅斯東西界之外益水不可考其邊境矣稱其王曰漢其大頭目亦謂之阿奇木伯克各有城池人戶自萬戶自十餘萬戶不等均係其漢之阿拉巴圖其漢之所轄阿奇木伯克一千四百餘人建都謂之城謂之務魯木南北經馬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門二千四百餘處城內大江三道山河蕪澤不可

勝記居人田園廬舍坟墓收場各分地界布散而居
類古井田之法其漢所居之宮室濶遠深邃黃屋門
金玉珠寶為飾窮極奢麗地產赤金白銀多如石子
珠璣象貝宝玉珊瑚之屬習見不鮮自鳴鐘表綢緞
毡絨尤多奇異新巧比戶豐裕不知人間有缺乏之
食之事俗重寶石以赤者為上如拳如鵝卵者人
懸佩以為華美黃金為錢重二兩許通行使用所轄
地方有不富饒者其漢聞之輒往巡查攜帶金錢無

算於集市人曰幅輳之區道旁拋撒以体察情形如
金錢遍地間有拾取者尚謂無害如拾取人多甚至
爭強其漢則測然恐懼謂其地方貧苦難支因而求
濟風俗醇美坦白敦實無詐偽說譎之習知禮讓
人倫其中國彝常之教徃々暗令迥非西域各國禽行
而獸處者可比好啖經納馬茲禮拜天地日月男女
皆然每日夕黎明梵唄之聲轟轟如雷震不喜爭戰以殺
人為戒其說以天地生人即係同類我國之人他國

中之人皆天地所生豈有以人殺人自殘同類之理
以故國雖富強從不無故興戎而兵精銳無前烏鎗
及二百步箭射石可沒鏃人以死敵為勇敗而歸來
者戚里不齒於人數其人皆具兵無一定食糧披甲
之人如有他國侵其地界其漢視敵之大小酌派其
阿奇木伯克或一人或三四人各選練其部落人丁
前往應敵鄂羅斯為其屬國歷有年所乾隆二十年
後鄂羅斯缺其歲幣七年未經責問而鄂羅斯察漢

漢轉大起兵甲騷擾其地控噶爾漢怒發兵大戰鄂
羅斯之精兵八萬覆沒鄂羅斯大眾前往並借土爾
扈特精壯數萬人一同赴敵復大敗二次歸者十之
二三乾隆三十五年土爾扈特棄鄂羅斯而投中國
而控噶爾兵衆數十萬出境直壓鄂羅斯國都鄂羅
斯察漢汗大懼復稱臣求和許於常幣外歲納童男
五百名童女五百名而寢其兵戈控噶爾漢乃罷兵
或曰控噶爾西界亦多其屬國歲輸貢幣亦不知

其何如也

椿園氏曰回教禮拜天地日月謂正人死其氣常存
尊神為人而敬之至控噶尔回子則知天地日月無
神人之說益西北多崇天主之一教也然控噶尔國
富民般人鮮詐訛慈悲戒殺法居民如父子亦疆外
之善地也矣

克食米尔

克食米尔西域回子之大國也葉尔羌西南馬行六
十餘日至其都會中隔水山人畜至此須土人背撐
而過險阻尤甚於穆爾尔打坂也其人深目高鼻黃
睛多鬚圓領窄袖廠前衿帽短方上平均與安集延
相似不畜髮辮飲食尤多禁忌禮拜天地日月較回
疆回子尤甚虔謹言語亦約畧可通稱其君長曰漢
所屬回衆不下百萬戶城池濶大圍三十餘里時叙

佳勝冬夏溫和無嚴寒酷暑地皆沃野良田粳糯巨
穀無不備奇花異果在在成園尤多石香檳桃柚棕
白檀紫檀降通滿山谷工藝奇巧精闕揆之屬術能於
山麓起樓引水逆上自樓背倒流垂簷溜如水晶之
簾人戶既多皆富饒好興敗營運利權子母載溫都
斯坦及內地各貨輾轉貿易其湖河渚江多洋海與
溫都斯坦往來半以舟行俗重宴會喜歌舞聚飲娶
婦花燭之夕輒有物入洞房新婦昏瞽听其淫污而

去亦不能知其為何物也本夫次日合色千萬不棄天
時尚正山水清華以故溫都斯坦富商多有寄居其
地者矣

椿園氏曰嘉峪關外多流河間有水泉即回人聚居
之地餘皆廓壁益西萬里逾布魯特之境莫不皆然
雪山之陽一派砂石而突兀險怪不可名狀聞之金
寶之山其上不生草木其信然歟克食米爾之西與
北氣候清淑山川亦奇秀而溫都斯坦教罕各國極

炎熱多雨露而無霜雪一切飛潛動植與中土之閩
廣無異豈近海之地多烟暑而瘴癘哉人地習於工
巧製作亦詭異精竒且多術士南宮祝由之法而
五通青蛙之屬怪異亦往之而有矣
其引水上屋有如篩蒜

温都斯坦

温都斯坦西域回子一大國也葉尔羌西馬南行六
十餘日至克食米尔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温都斯
坦水亦可通兩地貿易人等往來資舟楫之使稱其
王曰漢其都城雄濶圍六十餘里所屬部落自萬戶
至數十萬戶者三百七十餘城其人率深目高鼻繞
喙多鬚睛黃白光如琉璃面黑色而唇青語言類鳥
鳴回子不能辨解衣敞前衿自領至腹鈕二十餘扣

帽纏花布帛錦為飾厥土黑故地極爰熱瘴癘為害
人有頭面生小贅疣引之而長放之仍撻者死以象耕
服車致遠皆以象有馬牛而無駝羊不知遊牧之事
粳糯各米及五穀瓜菜罔不繁植花木蓊鬱多異種
柑橘諸菜不可勝數綠竹白杉檉枕檀棕徃來數里
成林冬夏皆熱木不凋零但夏則熱風烟瘴耳人習
技巧嫻熟能漆雕鑿制作精奇善攻玉製器大而薄
如蟬翼細可如髮成文鏤金銀為絲織綢緞擅布遍

貨於西域各國所居穴地為池深數丈旁掘土洞為
戶精潔富者以金玉為飾亦有樓閣而無地上起
屋修整園亭之事故人其城村曠邈無人烟耳郭外
戶澤水山秀麗花木芬葩樓船連檣泊岸居人多携
眷乘舟累月經旬於澤中遊嬉俗多美酒尚宴會每
筵會必窮極奢麗費數百金亦多載酒盪船於澤中
筵客凡其地之農商官民事務皆以夜日出則伏蓋
日出則交溽非常不能於烈日中馳驅戶口多而富

饒風俗奢麗產赤金珠璣象貝寶石珊瑚之屬其地
有玉山而白金特少價與黃金等貴中國之瓷器有
至其國者爭以瓷器交易惟恐失之而尤重大黃以
黃金權免其地之疾病瘡瘍得大黃即愈貴客來及
大筵宴皆以大黃代茶若經年不服大黃則死雖貧
苦小回莫不儲備兩許囊繫衣領時時以舌舐鼻嗅
之貿易其地利常倍蓰然道路險遠人畜疲憊烟瘴
盛易致死谷商回苦之多裹足不前即彼國之人亦

少有入內地回疆者其地之陂澤河流與皆海通時
有閩廣海航因風停泊歲與克食米爾回子復載其
地之貨產四出運販故廣東福建之物往之而有紗
緞之到葉爾羌喀什噶爾者常有漢書天順字号云
城中西隅有巨澤一圍數千里澤中有山圍逾千里
萬峰聳秀高入雲天極木莫窮其巔頂或曰人間第
一高山也其上多異卉名香彩馴之獸人語之禽靈
蹟最著土人呼之曰章各里麻胆達喇斯出獅子每

於秋月皎潔輒負其雛於山中往來頭大而毛虬尾
如帚柳類世俗所繪狀而黃質黑章皮如虎文長六
七丈有奇時踞高峰絕頂望月垂涎盤懸跳舞至得
意時往々猛飛吞月有飛去八九里十餘里而墜死
於山谷中者國人以豢養獅子為上戶故其漢遣人
於秋月收之以精鉄作柱如甕容布層遮圍而畜於
其中飼以牛時而吼則声如雷鳴城中屋宇震動人
畜不寧取之々法擇炮手之最精者開地為阱而人

處其中遇有負雛來者乘其不覺發斃之而取其雛
一砲不中則掀山裂石無噍類矣

椿園氏曰乾隆四十年有温都斯坦之海蘭達爾遊
至回疆余嘗晤其為人面黑唇青睛如琉璃擬云彼
國其地之白皙者耳彼國數萬里有黑白之人々白
者如粉黑者如漆其國在大水之中得毋東粵之所
謂黑鬼白鬼者歟因設其地之事甚詳與余所聞無
異而章各里麻胆達喇斯之山高聳無極灵蹟最著

或疑即日繞之峰然山勢雖高無出沒日月之理四
圍皆水可通舟楫亦無所謂弱水焉其地多暑多瘴
多雨類閩廣水土惡劣之鄉而山有寶地生毛故人
繁而殷富惜乎象以通言不能盡解其說亦無由窮
語其旨酌其可擬者而書之如此

音底

音底西域之一國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
即至此地地富饒多寶貨時與葉爾羌交通貿易携
來金珠寶石玻璃器玉器寶繁其類貿易畢復携內
地之瓷茶大黃而去其人深目高鼻多鬚頰而非回子
種類飲食無所避忌語言亦不與回子通貸至葉爾
羌即回子通事傳其語而閑說之衣帽與回子無異
而右衽特物皆左手其國敬牛家畜一頭築精舍以

處之男婦朝夕朝拜有事則叩禱祈其默佑富者以
黃金鑲其蹄角飼以膏粱被以文繡牛之眷皆金銀
絲緞為褥厚填柳絮以供其牛之卧處滌器水後
必以牛糞拂拭之而後貯食否則謂之不潔所居屋
宇田園所耕禾麥瓜豆皆與回地相似但入回疆質
易見回子殺牛貸肉者則痛詈之
椿園氏曰西地有敬牛之國地曰音底不能考其取
義之由矣

巴打克山

巴打克山回子之國也其回子規矩及字畫書記皆
與內地之漢回同或曰山地漢回即巴打克山之回
子也地在葉爾羌西馬行之十日至其地界辟山環
繞田土膏腴其人築屋而居耕田而食亦牧放牲畜
逐園獵之利納馬茲不食猪肉衣領圓而袖窄敞前
衿帽頂平短皆與安集延回子無異稱其君長曰漢
愛曼人戶四五萬家皆其汗之阿拉巴圖風俗淫佚

無人倫尤喜男色土產米穀棉豆瓜菜成園寶石黃金間亦有之乾隆二十三年霍集占叛兵敗自葉爾羌逃入巴打克山意欲逃溫都斯坦而去蘇爾探沙已打克山之回子漢也起兵截阻與之大戰霍集占及其兄布拉敦皆死眷屬人口盡為蘇爾探沙所殺獻尸中國復蒙回子曰由是回子已亡之回皇上重賚而布拉敦之長子薩衣薩克與其黨千人逃出巴打克山向退木爾沙而去退木爾沙之漢留之數年

以來已漸成立遂唆令退木爾沙之汗向蘇爾探沙索取伊家被擒之人蘇爾探沙不從薩木薩克煽搆其間兩國漸成仇隙乾隆三十二年以後互相交爭二年之久蘇爾探沙大敗為退木爾沙所族夷巴打克山之回衆盡遭殺擄近年以來其逃亡人口漸集如故當此時復有千餘戶矣
椿園氏曰蘇爾探沙疆力狠闢之人也卒以獷悍致敗方其與退木爾沙交惡也難端之起因有於薩木

薩克之計取人口而兩國爭鬪則各以忿爭兵事即
接勢無兩存之理夫西域各都之互相吞噬也非必
取其土地足以墮邊圉也非必臣其人民足以壯聲
勢也取其貨寶分肥以為肥利掠其人口販賣以為
利鷹得雀而食之準得鷹而又食之矣強弱大小適
相併吞則其素習然耳

退木尔沙

退木尔沙回子之一國也與巴打克山之西界相連
人戶七八萬家地皆崇山峻嶺草肥水甘宜於牧放
牲畜無城池屋宇以毡帳為家遊牧為業川原之地
間有耕種二麥者而以肉為食以牛馬乳為酒則其
常也稱其君長曰汗各愛曼人戶皆其汗之阿拉巴
圖衣圓領敞前衿袖束腕帽方上平靴以牛馬革為
之鉄釘密布其底與安集延裝束相似牛馬駝羊遍

湍山谷各家以牛或萬計無窮乏之人而強梁好鬪
各國之人經其地者時遭劫奪有布魯特之風乾隆
二十三年布拉敦之子薩木薩克逃至其地其漢留
之後薩木薩克以其家屬人口之故乞退木爾沙之汗
為之取討而蘇爾探沙不從兩國起兵交鬪二年蘇
爾探沙大敗已打克山小回子為其所滅而教罕之
汗聞之怒以退木爾沙已打克山原係隣疆素無隙
怨奈何因他人討取人口因而自殘隣好遂起兵與

退木爾沙為敵一鼓而滅之退木爾沙之漢亦被族
夷人戶皆遭屠殺薩木薩克被擒而去不知所終因
而其地空虛四五年來其逃亡人戶漸集故地者不
過一千餘家耳

椿園氏曰螳螂捕蟬而黃鳥伺於其後黃鳥机深而
彈丸起於其傍自非明智開通鮮不驅諸陷阱况回
人之為利是趨不顧其他者矣夫退木爾沙以膏腴
深險之邦十萬精強之衆使其保境養民豈至一朝

殄滅顧鬻端起於小忿兵事動而無名肆殘害於東
隣固俸育鷄之啄啟責言於西界因成再覆之車
之身死國亡族類絕滅不必哂乎其愚正堪傳之為
戒者也

而真此空言四五年来其地之人已滿其地其地不
夫入之皆盡其地不耕其地不種其地不味其地不
並木不火不食不飲不居不處之聖木不火不食不飲不

教罕亦曰受屋罕

教罕西域一大國也回子謂之克則尔已什在退木
尔沙之西温都斯坦之東南幅帽寬敞截長續短方
數千里稱其君長曰漢都城壯麗塵市編鱗人稠密
閭閻匝地而居亦各富饒多寶貨其汗之宮室齊整
眼御奢華每出遊飲食起卧之所需千餘衆不能負
載國都之人衣敞前衿兩袖繫束如縛其腕至胸皆
密布其鈕腕不另垂袖長五七寸許帽以布帛花錦

纏裹高尺許上尖前指加螺殼形各帶刀劍一柄飾以金銀寶玉天時炎熱多雨名果奇花無不茂密松栢參天竹杉鋪地五金珠玉寶石金鋼石皆生其名山大川之中有烟瘴多程亦通其人之語言巨蟒毒蛇虎豹熊羆之屬不一而足多蒙以象耕任事致遠皆取於象間有牛男女聚觀如中國之見象者以為罕覩養蠶繅絲織綢絹金銀絲緞各皆新巧可觀風俗淫佚無人倫尤喜男色人挾俊童同卧起旦則

緊束其童之袴以細鎖之慮有他合其國戶口繁多不可稽考而種不同其裝束有與回子相似者有與安集延相似者有畜髮辮與額魯特土爾扈特等相似者有耳墜金環者與退擺特相似者有鬚髮捲由與鄂羅斯相似者又一種人亦回子衣帽目益深鼻益高睛碧髮皆繞額而赤如丹砂其人多力強梁遇有戰鬪輒當前鋒無事鳥鎗弓矢專用木矛衝突於矢石尖攻之際矯捷無倫其鬚亦非生而赤也

日酋染之以為丰采西域之人皆畏之故呼教罕為
克則尔巴什克則尔巴什譯言紅巴什譯言頭言紅
頭子也又一種人圓領大袖衣冠累漢唐之制或曰
後漢人之遺種類既別人亦龐雜各分部落頭目為
其漢之臣僕各奉其教令也然侵凌相尚搶奪成風
既大遠於中國

聖人之教又不知釋佛慈悲之說奸詐嗜利篡奪相循惟
力是視其漢之位幾如傳舍然與温都斯坦地境毗

連各以威力相制迭為強弱乾隆三十三年以後與
中國通歸入

王化其漢使其大頭目人等來

貢方物入京瞻仰

天顏二次

上憫其險遠寬其歲入之常

朝

椿園氏曰教罕西域之大國亦西域之亂國也種類

既繁詐力相尚人、有自為之心日、皆逐鹿之勢
惟其強者據之耳篡奪相仍伊古來如是矣

天啓二年
貴州
王

中國
三十三

郭酣

郭酣西域回子之一國居有屋宇田園食資米麥豆
穀亦牧放牲畜植瓜菜之類衣服靴帽飲食忌禁以
及納馬茲禮拜皆與回子無異但語言不通所誦
之經咒不同耳地在葉爾羌西馬行四十餘日可至
其地稱其王曰漢其人短小男婦皆長二尺餘魁梧
偉岸者亦不能過三尺然尚氣好鬪少不可裂皆相
向有矣其矮者則插刀拚命怒不可解性強悍遇有

戰陣輕死耻敗其地萬山環繞陡壁懸棧不一而足
放石施鎗一夫當關千人莫過矣故雖小弱能自立
於西域各國之間土產羊高二尺許駝之大小如內地之驢
甘風味鮮美馬牛高二尺許駝之大小如內地之驢
時驅其羊數千或數萬前至葉爾羌貿易歸則攜帶
布帛而去蓋其地之牲畜糧草皆足給用而無布帛
缺衣著之屬其至內地回疆則以布疋為重綢緞絲
綾視之亦不甚艷美也

椿園氏曰夙聞殊方有惟僥之國其人皆長三尺東
方曼倩則謂而北大荒有小人之國長七寸朱衣元
冠海酷食之郭酣亦其種類與又聞郭酣之地麥顆
大如葡萄粒白楊高如江葦乃人小而飛潛動植之物
一切俱從之而收縮哉殆天地餘氣之所及歟

之各處傭工葉爾羌喀什噶尔多有其人能勤儉刻
苦自勵稍有畜積則携之而去稱其君長曰漢其汗
亦能不富饒惟將所部子女鬻於各處取其值自利
與博羅爾相同
椿園氏曰退擺特之國人敬火其說以天生諸穀
地產牲畜非火莫能得食人之得食遂其生火養之
也固荒陋偏俚之說然習之所尚以侵成風而辛勤
自刻西域所不及則以有民勞思善之意焉

塞克

塞克西域之大國也而非回子種類在教罕之西稱
其王曰漢幅帽寬廣部落數百處各有統轄之人然
皆其漢之臣僕而奉其教令事歸畫一無跋扈叛奪
之習人戶衆多近有萬家都城濶大居民雜處無隙
地其人築屋而居喜寬敞潔整畜辯帽圍簷袍長袖
尖掛微短袖寬及腕而止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一
株向之祭拜氣溫和冬不嚴寒夏無大暑亦耕種亦

遊牧土田肥腴五谷蔬稻瓜果棉豆之屬無不產於
其地馬駝牛羊遍滿山谷五金珠寶虛札繁生人衆
富饒無缺乏衣食者俗尚宴會喜歌舞而食以豬為
上饌祭天祭神皆用之家畜豬皆數百數十為群好
肉食以打牲為業秋冬之際挾弓矢入山野獸遇之
無得脫者其人多力善射矢必應絃人各有標鎗五
枝長四五尺百步內外發必命中亦有自來火鎗而
不常用臨陣決戰遠則標鎗近則弓矢壯突矯捷勇

敢無倫與教罕相連教罕之人甚畏之時、防其侵
擾焉

椿園氏曰塞克西域最遠之大國去葉爾羌西二萬
餘里或曰其西北地境與薩木薩克控噶爾相連又
云與阿喇克等國犬羊交錯大抵皆世之所傳之犬
西洋也然而塞克之邦事實民醇人無欺詐尚氣節
知廉耻不能因其荒遠而陋之矣

子之害當道強劫西域之劇賊也沙閔記與葉尔羗
阿奇木伯克鄂對本係仇讐乾隆四十一年鄂對之
買賣回子誤入其地沙閔記即行擒縛欲行殺害後
與其党熟議畏

天朝之威乃不敢殺置地窖中四十日沙閔記忽自將父
母妻子俱行綁出喚鄂對之買賣回子令其看視而
問之曰鄂對在葉尔羗敢殺人否回子告之曰不敢
殺人沙閔記大笑曰鄂對且不敢殺人如何算得健

男子我不但敢殺人且敢殺我之父母妻子遂將其
父母妻子俱行凌遲處死故鄂對之回子回葉尔羗
使告之鄂對曰沙閔記之利害如此將以示威後沙閔
記之買賣回子至葉尔羗亦被鄂對擒縛置地牢中
六十日放出令其觀看人戶城池牲畜器械寶玉瓷
器之類畢復逐令步走而去亦使其告知沙閔記曰
鄂對之利害如此亦以示威沙閔所居之地去葉尔
羗正西馬行三十餘日沿途並無薪草馬通為炊沙

雅尔伊什罕伯克阿拉呼里随從將軍兆惠平定葉
尔羌時曾奉差往探其地郭壁雖寬濶而無柴草不
足取也

六十日... 雅尔伊什罕伯克... 兆惠... 平定... 葉尔羌... 郭壁... 柴草... 不足取也... 雅尔伊什罕伯克... 兆惠... 平定... 葉尔羌... 郭壁... 柴草... 不足取也...

轄里薩普薩

轄里薩普薩者西域別一種類在喀什噶尔西安
集延之外馬行三十日可至其地沙咯普魯斯之城
塔里扈魯斯之城色里卓衣之城皆其部落土產黃
金葡萄石榴梨杏棉花尤甚其人多巧思精於工藝
且習邪僻妖魅之術而風俗淫佚好男罷女子亦效
之其塔里扈魯斯城內有墩一處高數丈建於城之
中央他國之人入其城者瞻仰高墩心神倏爾迷亂

輒欲登臨至其巔頂則瞽不知人事逾時蘇然醒手
握銅錢二文下體已被人鷄奸而去雖老醜禿髯俱
不得免蓋邪術也西域貿易回子多避其地而行誤
入者正復不少皆諱而不言故其術不可得而詳考
之矣大阿渾阿布都哈爾庫車回子阿瓦茲皆曾入
其地人問之則怒不可解而飲酒過醉徃々自道其
實而言之尤鑿也西域圖一軒賦五知十萬不西
椿園氏曰回地有劈里之妖好人入屋偶為崇中之

輒發狂疾惑男則女惑女則男形長四五寸病者見
之他人不能見也回子中有能刺勒而制之者謂之
劈里渾制之法取生人支解之其妖即滅劈里渾
後頻頻急誦其咒即解之其人斷体自續而復生自
歸

王化以來不敢支解人惟施之鷄犬無非荒遠邪魅之習
至以術行淫則又與於妖之甚者矣

哈喇替良

哈喇替良西域一部落也地在安集延之南皆崇山峻嶺無膏腴平曠之田人戶寡弱數十家耳稱其君長曰漢比無髮辮不食猪肉衣帽與布魯特無異以毡帳為居打牲為業間亦耕種二麥不作苦不及下農夫逢春佈種後則移其毡帳驅其牲畜逐水草而去秋則歸而收爾冬嚴寒大雪人皆擇山坳溫暖之處以大木蘆葦構屋而居人畜皆處其中畜糧草禦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冬寒交十月，則雪深盈丈，不能出外馳驅。次年三月雪消，始堪耕種。營運矣。地產獨峯之駝。椿園氏曰：哈喇替良之人，即布魯特之屬地。在雪山陰冷之處。十月後，雪山盈丈，每歲如常。雪大遇年，竟至二十丈以外。人畜多被雪灾。然哈喇替良之人，即無地可以遷移。強大之國，又以其土不毛，不屑取之。非必爭之地，故雖小弱而得以常存也。

布哈拉

布哈拉，回子之一國也。在葉爾羌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其地。城垣拙濶，國十二時，門以十二時。辰布之，稱其君長曰漢土字，墻平，人戶強盛。氣交熱，冬無霜。雪大，米谷豆，歲皆三收。瓜雨熟，葡萄桑椹極盛。人富饒，工於技藝，多於技巧之人。以金銀銅鑄三種之錢，俗重禮拜。回子規矩甚嚴，城內禮寺二十餘處，率皆修理華美。男女皆不飲酒，晝夜營，納馬茲數千次。

敢有私飲酒不納馬茲者即謂之匪人擒赴禮拜寺
塔頂擲殺之其間多各種之魚土產骨重羊
椿園氏曰風俗移於好尚萬里應之中國貴骨重羊
先以為冠繼且為裘矣其羊短小肉瘠但骨重耳黑
者極多灰色者十不得一皆產於布哈拉之地回子
不甚牧養自通中國以後貨其皮張回獲重利則安
集延西南遍滿山谷皆重骨之羊不獨布哈拉人畜
之以為業矣

絕域諸國

呂東萊曰事不常見則怪日月星辰晝夜天地之至
奇也人以其常然則習而忘之耳豈非大方之通論
哉京師去西鄙之葉爾羌喀什噶爾一萬四五千
里西鄙之去西方大國若控噶爾與溫都斯坦若塞克
或一萬數千里或二萬里不等而諸國之西山川猶
是也人物猶是也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亦猶是也各
君其國各子其民犬澤之淵蛟龍聚焉塊然天地之

中、以地生人、以人生情、豈盡五官端好、衣冠禮義之
倫哉、其地其人、亦有身親而閱歷之者、臆其景象、或
即西海之濱、與謹取其確然可據者、列之於傳、
瑪轄提絕域一大國也、都城八門、稱其君長曰漢、其
人帽圓、簷高五寸、以白布為表、中實棉絮、厚亦如之、
似回地阿渾之帽、衣對衿之衣、長短三疊、衣左右製
袋各一、行則囊手、其中色尚赤、衣多紅色、髮以茜草
染之、幅帽廣濶、土宇沃肥、五穀瓜果、無不繁茂、棉花

木本高丈許、食以大米、酥油為常饌、尚宴會、飲食精
鑿、爛於烹飪、多虎豹犀象、驃馬牛羊、土產自鳴鐘表、
噶拉明境、衣斯麥、幾爾洋瓷、白糖、冰糖、花絨、鍍金花
白布、金銀絲緞、紬、善製大炮、以銅鑄之、一炮非十象
四五百人不能推運、火藥數萬觔、人負藥袋入炮中
填之、炮子之火者三百觔、群子無算、一發則掀天裂
地、威猛不能以言傳、呼之曰按布拉克、又善製自來
火鎗、可及二百步、人戶衆盛、率多巧思、路通洋海中

安他哈尔之城、看他哈尔之城、絕域一部落、其地多山、土產諸菓皆異種、人以核桃松子為食、打牲為業、善製自來火鎗、多白礬、多鉛、鉄、查尔卓衣之城、賽拉斯之城、西域一部落、無城郭、屋宇、以毡帳為家、地多山石沙壤、可耕者稀、牲畜少、亦不遊牧、其人貧苦乏食、則竊刼為生、無鳥鎗弓矢、人佩腰刀為柄、有獸馬生其深山大麓之中、形全似馬、頗調良、人可羈勒而拉之、行如星電、日逾千里、名之

特克亞壯圖、其人懸刀乘獸、四出竊刼、遠近苦之、語言與回子可通、噶拉特之城、查納阿拉巴特之城、謨勒之城、同一部落、語言與西域各國不通、其人皆茜草染髮、須居於大水之湄、耕田者稀、專務牧放牲畜、牛馬羊千萬為群、而食以為常饌、呼其水曰阿曼多龍、中有鼃、經數十丈、魚有千丈、皆能呼舟而吞人、其地多竹、舟行必載竹數巨束、以鉄包裹、遇有吸水則擲之、鼃魚自去、舟

得無恙其水鹹苦人不可飲寬亦不知凡千萬里也
烏爾古特之城雅爾之城同一部落其人皆回子甜
瓜西域所不能及有長七尺者有圓如磨大者沙枣
之大如梨
盤住堪特之城帕爾海之城同一部落其地皆山無
牲畜人於山巔耕種二麥山麥色白如粉大麥碧綠
多桑結甚有赤白黑綠四種各長五六寸許人皆採
以為糧衣帽如回地阿渾之製衣已喇哈絕域一大國

也幅帽寬大人戶殷繁多沃野良田屋宇修整土產
青金石寶石金剛石玻璃鉄色白如銀五谷粳糯皆
全山園多新異之菓四時常有赤蟒如龍於空中飛
舞口噴熱風如火人觸之須臾病死惟食葱蒜大茴
之人庶幾可免故其善食辛諸物不離於口產獨角
之羊犬如驢多水牛風俗淫佚競尚男色語言與西
域不通
科罕西域一部落也築屋而居耕田而食豆谷二麥

其常饌也善造旨酒如琥珀色清冽甘芳人富饒以
金銀絲緞噶拉明鏡為衣倭緞為領緣繡以金銀之
線衣多紅黑二色以海龍皮為帽長三尺許以紅黑綠
股子皮為靴木底密布鉄釘土產五谷諸果銅錢水
鹽海龍黑貂元狐之皮馬牛羊甚多不知驢馬人乘
牲馬而行其人刁野兇頑鬪毆即殺人時與哈薩克
交通貿易
阿薩爾之城阿拉多拜之城巴拉之城哈喇他克之

城同一部落亦耕五谷而以豆為常饌土產金銀寶
石青金石玻璃駱駝如馱境內有河一道水不可飲
飲之則癘語言與西域不通人各懸劍為佩足以牛
皮烏拉為靴男女湍面皆毛頭纏光明錦布年壯多
殺其父

扎納巴特之城色里卓衣之城別什克里之城阿色
里巴喇之城同一部落地皆山石其人於山下取土
移之山上而後耕種豆麥雨多則有收杏大色白而

香、桑甚大而無核、遍滿山谷、人賴以存活、地極貧苦、
牲畜甚少、冬夏惟皮衣一領、牛皮烏拉為靴、男女遍
身皆毛、不著褲、

噶爾洗絕域之一部落也、其地大面多山、多大米芝
蔴、綠豆、其人日飲黃酒、以取醉、男女皆然、出獅子犀
象、

薩穆絕域一大國也、國在控噶爾之西、一萬四五千
里、幅帽極大、與控噶爾相類、其人皆磚、為屋布帛為

衣、屋宇衣囊皆奇巧詭異、地富厚、多寶貨、境有大水
滌繞、鹹苦、人不能飲、寬亦不知涯岸也、

阿拉克爾、控噶爾西北一大國、與薩穆相似、其工匠
尤多巧思、造屋冬可交熱、夏可涼冷、以為金銀銅製
造人形、為之服、行別無邪魅之術、皆以人巧為之、
西海之中有女國焉、其人皆女、山有神木一章、抱之
則感而孕、有狗國焉、其婦端好、其夫則狗矣、生男則
狗、生女則人、

阿諦國在西海之中、與控噶尔地界相連、其人率長
三四丈、無屋宇、擇山物林麓而居、無鎗炮而有弓矢
刀槊、矢及一二里許、然性怯懦、畏鑼鼓之聲、其婦人
艷麗姣好、長短一如人形、夫婦一如常人、不但能生
育耳、育則河中沐浴而孕、生女高不過數尺、生男則
數丈矣、喜生食人畜、常與控噶尔戰鬥、得人馬裂耳
咬之、控噶尔亦喜其婦人顏色、列巨鑼大鼓千百成
行、奮力節擊、多施鎗砲、藥烟靄靄、聲震天地、其人

皆戰慄恐怖而竄於伏深山窮谷之中、莫敢言俟
竄而伏也、擄其婦人而去、

蘇州府志卷之八
藝文志第八
詩歌
蘇州府志卷之八
藝文志第八
詩歌

